

窗縫吹來森冷的風帶走香煙的火屑，紅色的光飛揚片刻便即熄滅。煙即將燒盡，火照紅了兩指，隔著粗糙的繭仍感到灼熱。輝多抽了一口便隨手把煙蒂從窗縫擲出，煙蒂和星火飛至不遠處，掉落在路旁稠稠的污水溝中。

湛藍的天色逐漸變成黑魆魆的，卻看不見星。漫長筆直的路漸漸被夜覆蓋，他踩離合器，啟動引擎，轉檔，關上窗。機器運行作響，擋風玻璃前的物品顫動著。風被隔於窗外，車廂慢慢暖和起來。他呵了一口氣在乾燥的手心，稍稍濕潤，戴上手套，摸摸懸在倒後鏡上的平安扣，調正椅背，握住軚盤，駕車上路去。

他這次沒行公路，走下路。路燈疲弱，只有車頭燈照及的範圍能見得清晰，瀝青路上被磨蝕的路線標記微微反光，指引著方向。遠方夜的深處一點一點微弱的燈光勾劃出煙囪的輪廓，隱約可以看到濃密的煙噴發。

車一直行駛，路燈後退。他有點睏，從胸口袋抽出根雙喜，叼在嘴角，再拿火機，點火，用力的抽了一口，又開了唱機，放些歌，調和煙熬人的苦澀。

走下路不用付路費，沒甚麼關卡，人少車少，公安辦事有彈性，接到不趕的單不一定要走公路。但走下路的話，如果沒站點，無論如何也不能下車，就算是見到死屍或受傷的人也要當作看不見。這番話是德哥在東莞的小香江酒吧告訴他的。

說過後德哥揭開背心，刺青下方有一道凸出的疤。

「被人偷了腎嗎？」輝笑說，那時他才剛拿捏到在他面前甚麼時候應該說笑，說甚麼的笑。

「白癡，這樣還能活嗎？」德哥笑了笑，放下衣服，捶了捶輝的臂，抽了口煙。

「肝。」輝用煙指指他的腹。

德哥笑了笑，用諧音說了句髒話，抖抖手上的煙，輝也笑著以相同的諧音罵了幾句。

「那天我見到一個男人倒在公路旁，旁邊則有一個女人蹲著。我下了車，走近去看，怎知道一走近，男人便站起來拿刀指著我。我把車上值錢的都給了他們，手機、煙、碎銀、手表，他們拿了便轉頭走了。你知道後來怎樣嗎？」

輝喝了一口酒，慣性地搖搖頭，看著杯中的冰。

「然後那個女的問了一句，他會記得我們嗎？那男人便回身刺了我一刀。」德哥狠狠的抽了一口中華煙。「那刀刺得不深。但那個女的眼睛很漂亮。」

說過後便有人找德哥跳舞，他到大電視前擁著個豐腴的女人，《忘情水》的電音版有點吵耳，他的皮帶總扣得太鬆，跳舞時不時要抽褲頭。彩燈迷醉，投映在貼身白裙之上，他的手慢慢挪移。那女的跳著舞，神色有點疲累，再跳下去，那種厭惡的情緒大概便會不經意流露出來。

那時輝剛加入德哥的車隊，他們在東莞運電子貨，路程短，貨量足，和報關的人關係好，而且別人都說他們夠義氣，不單止分單均勻，還會互相出頭。十年前潮州幫說德哥的司機撞花了他們的車，兩幫人便打過一場。德哥仍常常談起這事，說自己以一敵二，笑潮州佬是東亞病夫。

輝獨自看著酒吧裡的身影，喝著酒，吃著花生，抽著煙，看看鐵煙盒上的文字。

前路迷濛，霧隨夜色而來，他轉霧燈，兩道光柱穿透濕重的空氣。車偶爾從鄰線掠過，風對撞發出巨響。唱機的歌聲柔和如水，他沙啞地唱和著。

德哥的話是對的，但他忘了，除了下路外，東莞也是個不可駐足的地方，有些事情陷了進去，抽身很難。

有段日子德哥和一個名叫冰的女人拍了拖，打得火熱，有次她喝醉了，說要去香港，他便藏她在座椅後睡覺的地方，帶她過關，過幾天又運她回東莞。那時仍沒有自由行，沒親人的話來香港不方便。後來冰出軌了，德哥拿了一柄豬肉刀去尋仇。仇家是當公安的，見德一亮刀，立即從腰間抽出一柄黑星手槍，把德哥轟斃了。事後有伙計去了認屍，見到他的頭蓋被削去了一塊。黑星真厲害，那伙計補充了一句，很快又知道自己失言了。

輝和他的妻去了德哥的喪禮。

他進了靈堂，看見德哥的遺照，他一排被煙薰黃的牙齒在相中異常潔白。他和妻向德哥的遺照鞠躬後上前慰問德哥的妻。輝連她的照片也沒看過，如同其他伙計，德哥很少談論他的家。輝走近她，發現她有點像冰，尤其是她的眼睛。德哥搞婚外情，原來是一種懷舊。

「我是德哥的伙計阿輝。」輝對她說。

「就是你嗎？」輝的面一辣。

德哥的兒女拉開母親。輝的妻摸摸他泛紅的臉頰。

「痛嗎？」輝的妻問道。

輝輕輕撥開她的手。

「節哀順變，阿嫂。」他輕聲說。

他們坐了一會便離開，門前他見到兩個將金銀衣紙丟進火爐的孩子，火光照得他們的臉泛紅。他順手丟了一包中華煙進爐中，他只買到軟盒，橘紅色的軟盒包裝立刻萎縮、燻黑。輝看著爐火說一路好走，他的妻也說，眼中有灼灼的火光。

那是炎夏的晚上，離開殯儀館後，他駕著新買的二手車回家。他看著妻，她的眼帶著淚光，頭微微側向另一方。

「沒甚麼事嗎？」他問妻。

她搖搖頭，眼睛反映著窗外的流光。

「你可以回來香港工作嗎？」隔了一會妻問道。

輝向後挨，冷氣才剛開了一會，車廂仍然悶熱，椅背上的竹蓆也暖暖的。

「找不到了。」輝說。

「你不是說你的朋友在香港當巴士司機嗎？」他的妻沉默了一會後說。

「別擔心，我不搞德哥那套。」

「我不是說這個。」

「那麼你怕甚麼？」他有點不耐煩。

車廂漸漸冷了起來。

「巴士牌要考，我不是說過了嗎？」他說後覺得自己的語氣有點重。「就算考過了，我也快退休了。」

「遲點再說吧，你今天也累了。」她說。

有時她寧願他發怒，那麼可以吵一場，但他這樣把情緒強壓下去，那些自卑、哀傷便流露出來，她便不忍心罵他甚麼，所有想吐出的話又回到心裡。

他沒再說話，專心開車。不知從哪時開始，他那粗糙的心變得敏感了，但那些感受找不到詞語來訴說，像雜物無法歸類。他的眼有點濕，手插胸口袋，沒拿甚麼便伸出來，他說過他不在這輛車裡抽煙。

她伸手替他從胸口袋拿出煙，放進他嘴，替他點火，他叼著，調低了車窗，熱風吹進來。

路燈在他眼中暈開，想起那天面頰忽然有點灼痛。後來其他伙計說，有幾個去德哥喪禮的人都被她擱過。

前方是明亮的鎮，過了這裡便很快到深圳了。

小香江酒吧開在這鎮，有陣子附近開了幾間二三流的屏幕廠，四周便繁盛起來。他穿過鎮，從前的一街酒吧、舞廳不是結業了，便是敗落無人。原本的人潮，男男女女再看不到了。霓虹燈仍舊亮著，只是間或有一盞兩盞壞掉了。

他的心悄悄一搖，放慢了點車速，路上不少建築物只建了一半。前方有一黑壓壓的巨影，他曾聽別人說，如果它建成了，將是鎮上最大的商場。聽說當老闆看到鄰近商場的鋪位沒人租，立刻帶著資金潛逃去了泰國。他曾跟一個台灣人聊天，他那晚在小香江跟他喝酒，他跟輝說東莞不行了，人工太貴。

「你打算怎樣？」輝問他。

「去越南，越南的女人漂亮。」他笑說。

輝乾笑了幾聲。

輝不曾相信這裡會一直好下去，但也不曾相信它會這麼快衰敗。工廠在地上建成，農村變了個樣。工廠丟空，熱鬧便過去。

不久後便到了鎮的邊陲，被廢氣弄得灰黑的房子底層有一家明亮的小店。店旁有個大型停車場，他以前常在這裡停車，拿車前總進店買點東西，雙喜、礦泉水之類，也買條香腸，餵門口的狗。

有次他放了一百元人民幣在枱面，準備買東西。剛好後面有個女的在銀包掏著硬幣，手肘和肋間夾著些東西，他看看她的臉，沒化妝的，大概是附近屏幕廠的女工。他跟店員說了聲不用找錢，又瞄一瞄身後的女孩，示意給她付帳。

那時香港的貨車司機已經臭名遠播，別人都說他們說話沒句真實，騙完便消聲匿跡，在東莞做工廠的人工已經不算太差，沒甚麼人會對這群老男人認真了。

當他踏出店門，她還是叫住了他。

他們在門前聊上了天，狗在他們中間睡。

「晚上開車累嗎？」她問。

「習慣了。」他說。「這麼夜也不回去？」

「分房分到外省人那裡去，談不來，出來舒舒氣。」

「也是的，同聲同氣才夾得來。」他說。「你廣東人？」

「韶關聽過沒有？」

「聽過但沒去過。」

「鄉下說哪種話？」

「說客家話。」

「海陸豐的客家我懂一點。」

「我們的不同。」

他從口袋中掏出香腸，撕了包裝紙，折了一半放在狗面前，狗仍在睡，沒答理。她問他拿了一半，她放在狗鼻前晃了晃，狗半夢半醒地吃掉了。她拿了另一半，狗又吃了。

「要走了，差不多。」他蹲下，拍拍狗的頭。

「交換個聯絡？」她說。

他掏出了胸口袋的筆，從煙盒撕出兩片紙，寫了對了才告別。她提他拿筆，他拿著，又說了聲再見。

是他先收到信，他怕她不懂看繁體，特別到書局買了本字典，學簡體，順手買了本詩詞佳句。

他寄了幾張明信片給她，明信片上印著的全是香港的名勝景點，一些他不會去的地方。

他此後每次經過小鎮都會跟她見見面，假日便租車跟她去甚麼地方玩，住上一天兩天。

後來他約她到一家餐廳見面，說有些事要搞清楚。

給了她一個諾基亞，說方便聯絡，但她把諾基亞推回給他。

「我不想讓我的同事見到。」她說。

「看到又怎樣。」他問。

「別人背後說著不好。」

「但我們的關係是定了嗎？」

「是定了。」

「手機我留著，你想要我再給你，型號舊了我再買新的。」他說過後把電話放回袋中。

「給你的。」她從口袋中掏出了個平安扣。

「謝謝。」他拿著看了看。

「飄花的，我託姐妹雲南買的。」

「好看，我會掛在倒後鏡，保平安。」

那天他牽著她的手回去宿舍，她的手無論冬天夏天都長了倒刺，他想到電焊筆下溶解的錫。

他回到香港後一直想著那段對話，想著她為甚麼沒有收下那個電話，他想要在信中間清楚點，但又不知怎表達。她和他以往交往過的女人不同，她好像心中有著意思，如同客家話讓人半懂不懂。

德哥後來跟他分析，她收你的電話，別人看到會以為她圖你的錢，她收到你的信，別人會覺得她找到個真心的男人，說後德哥用力的拍拍他的肩，罵了他一句傻仔。他又說，但你的定和她的定是兩個意思，明白嗎？你意思是她做你女朋友，她要的是個地方，要個身份，她二十五歲了，農村的十八歲都嫁了，你也知道。

車加速，死氣喉排出和煦但有毒的空氣，告別破敗的小鎮。後來她的妻說，那時她聽說有個男人餵店門口的狗，她便間中到店裡碰碰運氣，輝說他會感謝那隻狗，多買牠好吃的，但後來狗不知去了哪裡，他也不敢去問店主。

他的妻來香港後日漸消瘦，臉龐凹陷，終日坐在窗前看著後山。他不知道她為甚麼而悲傷。

他們住在細小的單位，不過三百多呎，但他花了一筆錢去裝修，他還特意為她在廣州訂造了一張梳妝枱，去江門訂了張籐椅，但他的妻卻從來沒在那裡妝扮過。

他們的房間向著後山，有時風大，樹起伏如浪。

有天他回到家時，看見桌上的碗碟還未洗，房中只亮了一盞暗燈。他的妻坐在窗前，看著後山。燈照射在她臉上，令她面色泛黃。

「我回來了。」他說。

她點了頭。風從窗外吹進來，帶來了燠熱的空氣以及夜的沉默。他以往回到家會看看床鋪，尋找異樣的痕跡。有段日子她上教會，去學廣東話，他害怕她認識了甚麼人。但後來他沒再看了，她也再沒去教會，他反而想她多點出去。

「我先洗澡。」他說。

她好像失去了說話的能力。他亮房燈，只見她一臉蒼白，上身穿著一件不合身的、滿是皺褶的汗衣，下身則是一條過於寬鬆的褲子，露出無力、瘦削的雙腿。他聽過一些心理病，但心的病可以吃藥治好嗎？他很懷疑。

他看著窗，摸窗花的螺絲。

「我已在香港找到了工作，當的士司機。」他說時裝作事前已經仔細思考。

他脫掉上衣，坐在床沿。他感到微暖的身體貼近他的背，一層薄布之後是嶙峋的胸骨。

「不怕髒嗎？」他問。

「去洗澡吧」她說。

他捉住她的手，撫摸著，已不再粗糙了，仿佛換了新的皮膚，但他仍是會聯想到那發紅的焊錫，以及那難聞的氣味。

他感到他的肩被她的淚水弄濕，她顫抖著，他知道就算他回來香港工作，她仍是不會快樂。

這也許是他最後一次走這一路程了，下星期他便要把車賣掉，轉當的士司機。車已經老了，只賣得二十萬。

車今天載了重貨，甚至超載了不少，車身比平常的沉，但轉彎時必須保持速度，不然公安看到會懷疑。

當的士司機可以晚點退休，多工作幾年。聽別人說，男人一退休便會衰老。駕的士也好，是門專業，他想。但車不是自己的，租車和給人打工沒甚麼分別。

這趟路程好像比以往的長，他不時看看倒後鏡。

他想快一點到深圳，把車開得更快。路燈後退，被拖拉成一道斷斷續續的線。歌曲精選已經播完了，開始新的循環。

軚盤已然被他握得平滑，有潤澤的油光。他有點掛念德哥，掛念那一段風光、自由的日子，但人總要停下來，總不能一直走下去，好像德哥，五十多歲人還去搞婚外情，自己的女人離開後，還要去尋仇。

他記得德哥死前幾天的晚上，輝跟他在小香江喝酒，那時東莞已經變了，而坐落於小鎮的工廠已拖了工資幾個月。

輝拿著酒杯，看著杯中燈光的倒影。

「我和冰分手了。」德哥說。

「節哀順變。」輝笑說，那時他沒料到德哥對那段感情是認真的。

德哥喝了一口白蘭地，把杯放在枱上。冰下沉又浮升。他看著大電視中九十年代的MV。那時，小香江已沒甚麼女人了，只有幾個向客人拋著乏力的眉眼。德哥的眼睛泛起淚光。輝沒有見過德哥悲傷，更沒有見過他哭。德哥那天仍是抽著煙，抽得很用力，使煙蒂的火鮮紅明亮。他那晚異常沉默，頭髮凌亂。

第二天輝收到電話，德哥被人一槍轟死了，輝收到這消息後默不作聲。

車隊在德哥死後便散掉了，兄弟各散東西。

四周的車愈來愈多，快到深圳了。縱是深夜，前方的燈火仍然通明，為雲勾勒出清晰的輪廓。雲慢慢地移動，由一方飄到另一方。

他想起了自己第一次走這段路是德哥帶他走的，德哥總說個不停，汽車維修、往事、行規、路線、情史、野味、走私的法門，話題一個接另一個。德哥最喜歡劉德華和張學友，他駕車時間中哼著《吻別》。

「你吻別過多少女人。」那晚他們也有點睏，輝隨意找些事情談談。

「忘了。」德哥笑說。

「哪個令你最難忘。」

「家中那個，因為是初戀。」

他以為自己聽懂了這話，便沒再追問下去，但後來再想，他東莞和香港都有家，東莞和香港都有初戀。

車駛進了深圳，商業大廈讓貨櫃車也顯得渺小，以往的城中村已被剷除改建。

他路經以前常去的士高，以往龐大但亮得刺眼的閃爍的招牌已關燈了，聽說這建築會改建成大廈。

輝自從娶了妻後已沒有到這種地方了。

他和她交往了不久後便在東莞簽了紙，他們在厚街的老飯店擺了幾圍，車隊和工廠的人都來了，他是車隊裡最年輕的一個，大家喝醉後說著各種各樣的色情笑話，還好德哥有時拍枱罵幾句，拍拍誰的肩，他們才沒說更過份的。

那晚他們還在他的貨車前拍了張照，手震了相片有點模糊，不然她到入境處做單程證面試時會帶上這幅。

如果說有甚麼他會懷念的，會是他們結婚後住深圳的那段日子，單程證還未批，對日子尚有些期待。如果可以，他不會花錢繞過程序辦快證，而是讓那段日子再長一點。

住深圳那段日子他在家的時間也不多，他們平時都是電話聯絡。他回家時他們吃個飯，然後坐在沙發看電視，電視劇集他都來不及追，他的妻便告訴他劇情，但放到金庸時便倒轉過來，他一說便停不了，他的妻叫他別說，說太多便不好看。

夜了他們躺在床上，她靠近一點，他有時不知道她是想要還是只想滿足他。

德哥和其他伙計知他結婚便送了一箱壯陽藥給他，說是在人民醫院買的，德哥還補充一句用得著和用不著也是好事。他原本以為自己用不上，但他還是用上了。她好像不介意，後來還拿著藥盒替他去藥房去配。

在某個炎夏晚上，他們開了空調。室內瀰漫著使人失去慾望的潔淨的空氣。他們都疲累，睡在床上。他拿出了紅色的盒子，是香港買來的。她拿起紅盒子，打開了它。床頭的一盞小燈照在那顆不大不小的鑽石上。他把戒子套在她的指上。她仔細地看著戒指，他看著她的臉。

「覺得款式老的可以拿去換，單我有留著。」他說。

「不老，好看呢。」她說。「為甚麼突然送我。」

「快要去香港了，新的開始。」

「你說證會批嗎？」

「正常程序，不能不批。」

她脫下戒指，放回盒中，放在床邊的小几。

他感受到她的手探進他的衣內，他按住她的手。

「今天累了。」他說。

「沒吃嗎？」她說。

「沒吃。」

他們躺在床上，沒說甚麼。

「在想事情嗎？」她問。

「沒想甚麼。」他說。「但你確定要跟我嗎？」

「這還用問嗎？」她說時身體靠近了點。「你可以和我再回一次韶關嗎？他們想擺幾圍酒，每次打給他們都在說。」

「那便擺十圍。」他撫著她的脊骨說。

「他們的生活也要安頓。」

「你不是有每月傳他們錢嗎？不夠可以再多給一點。」

「那時沒給禮金。」

「我會辦。」

「也不用太多，你也有父母要養。」

「沒問題的。」他說。「但他們對你好嗎？」

「不好也不壞。」

大巴駛離深圳，上了公路，到韶關去。她的妻靠著他的肩睡，睡得很酣。他也睡著了。從前的大巴放鄧麗君，現在放的流行曲根本聽不到他在唱甚麼。他也睡著了，睡時他多次夢見自己已到達韶關，但醒來卻見妻仍在他身邊酣睡。

到了韶關，又在一個車站等車，到偏遠的村去。

那是衰落已久的鄉村，沒有太多新建的房。

那晚他們在村公所前的空地擺了十圍，村只剩下老人和小孩了，連鄰村的人來了也沒坐滿酒席。

他們回到房間時已經很累了，也有點醉，他們睡在她父母為他們準備的紅色床鋪上，外邊她的父母用客家話說著甚麼。

「甚麼都沒有改變。」她說。

「你多久沒有回來過？」他問。

「離去後只回來過幾次。」

「車程很遠，回來也累。」

酒席都散了，但家門外她的父親仍跟誰在喝著酒，用客家話談著甚麼。

「你知道嗎？我小時候很想離開這裡。」她說。

「你現在離開了。」他說。

蟬在叫。

「小時候，有一個從城市來的老師來支教，華南師範的，初時我們都覺得他人很好。但後來他跟我和我最好的朋友說，如果誰脫衣給他看，便帶她到城市去。」

「後來你有沒有給他看？」

「沒有，但我的朋友後來跟他去了廣州，現在不知怎樣了。」

「怎麼沒聽你說過這事。」

「很多事回來才想起。」

「過去了。」



他拍拍她的背，他想到故事的另一個版本。他沒再問，門外客家話的聲音愈來愈弱了，他們睡著了。

貨車快要回到香港，忽而下起細雨。前方是明亮的城市，雨點凝聚了光，收納整個城市進內，他開動水撥，細小的光點被抹除。

忽然有藍紅的燈光從右方傳來。

他在想那包駱駝煙放了在哪裡。德哥跟他說過，有次帶私貨，被公安截停了，他拿了一包駱駝煙，日版的，每人送了數枝，事情便定了下來。

「為甚麼不送黃鶴樓。」輝問他。

「這也太明顯了，誰都知道你做壞事，送根煙表示你們是朋友，但過了某條界，就是另一回事，別把事情弄複雜，送利群還可以，黃鶴樓肯定不行。」德哥說。

駱駝煙已經拿了出來，但警車往前駛，沒停下，他舒了口氣。

他開了包裝，拿出來抽，煙叼在嘴，點火，輕輕的一抽一吐，味道好純。大概因為天氣冷，噴出來的煙特別濃。

輝舒了一口氣。唱機的歌重重複複，乾脆關掉好了。夜突然寧靜。煙還未抽完，他決定要好好細味。快要到關口了，他會在錦田的廢車場落貨。

他又摸摸平安扣，加速。他多抽了一口煙，調低窗，把菸蒂丟到外邊。他口中滿是香純的煙草味，他不忍吞嚥唾液，好讓濕冷的夜留一點味道。